

约瑟芬·铁衣



The Man in the Queue

排队谋杀案

〔英〕约瑟芬·铁衣 著

Josephine Tey

张蕾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约瑟芬·铁衣侦探

The Man in the Queue

排队谋杀案

〔英〕约瑟芬·铁衣 著

Josephine Tey

张蕾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排队谋杀案/(英)铁衣(Tey,J.)著;张蕾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铁衣侦探)

ISBN 978-7-02-007510-2

I.排… II.①铁…②张…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0033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排队谋杀案

[英]铁衣 著 张蕾芳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0千字 开本850×1092毫米1/32 印张8.75 插页2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7510-2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 一 章	谋杀.....	001
第 二 章	格兰特巡官.....	009
第 三 章	丹尼·米勒	026
第 四 章	拉乌尔·莱加德	041
第 五 章	又是丹尼	055
第 六 章	黎凡特人	067
第 七 章	事情有进展	078
第 八 章	埃弗里特.....	102
第 九 章	格兰特得到意外的消息.....	120
第 十 章	冲向北部.....	142
第十一章	卡尔尼西.....	158
第十二章	抓获.....	172
第十三章	悠着点.....	194

第十四章	口供·····	206
第十五章	饰针·····	222
第十六章	戴蒙特小姐的协助·····	236
第十七章	答案·····	252
第十八章	结局·····	270

第一章 谋杀

这是三月的一个傍晚,时间是六、七点之间,在整个伦敦,剧场正厅后座和顶层楼座的门臼通通给打开了。轰,嘭,啞啞。沉重的声音为夜间娱乐拉开了序幕。在希望之门前面有四条不急不慌耐心等待的队列,但是,即使是世界末日的号角吹响,也不会让这些陪伴泰斯庇斯^①、特耳西科瑞^②的疲惫之人振奋起来。当然,时常还看不见有人排队呢。在欧文剧院,五人零散地站在两级台阶上,热情地献出他们轻松得到的票,希腊剧不受欢迎;在布雷博克斯,一个人影都见不着,布雷博克斯睥睨四方,好像正厅后座不存在

① 泰斯庇斯,其活动时期为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悲剧创始者,开创演员和合唱队领唱的对白,悲剧的对话即始于此。

② 特耳西科瑞,古希腊神话中的9位缪斯之一,主管跳舞和合唱的女神。

似的；在圆形剧场，正当是三星期芭蕾舞剧季节，有十个人等着买顶层楼座的票，正厅后座有一长队人候着买票；可是在沃芬顿，两列排队的人群显然是无止尽的向外延伸。不久，一个威风凛凛的官员来到买正厅后座票的队伍前，伸出胳膊一挥，像是要斩断希望，说：“这后面的都只剩站票了！”就这样，他只绷了绷三角肌就把绵羊与山羊分开，以不可一世的姿态退到剧院门前，躲回到玻璃门后面那温暖如春、遮风避雨的地方。然而，没有人离开长龙般的队伍。那些注定要站三个多小时的人们对他们的磨难无动于衷。他们笑闹着，喋喋说个不休，把已撕开银色包装纸的巧克力相互传递，以维持体力。只有站票了？在《你不知道吗？》的最后一星期演出中，谁不乐意站呢。这出戏几乎上演了两年，这是伦敦自己的音乐喜剧，现在是它的告别演出。正厅前排座位和楼厅包厢数星期前早已预订一空，许多愚蠢的排队生手涌到上门的门前形成一大帮等待的人群，因为到票房行贿已吃不开。似乎在伦敦的每个人都想挤进沃芬顿剧院，再一次为这出戏捧场，来瞧瞧戈里·高兰有没有在他制造的那蠢话连篇的热闹场面里添加新的噱头——一位敢作敢为的经理把高兰从街上的流浪生活中解救出来，给了他机会，他也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来再一次沐浴在蕾·马卡伯尔的魅力和绚烂之中吧，这颗彗星两年前横空出世，到如今已绽放出最炽热的光彩，让其他长盛不衰的知名明星变得暗淡无光。蕾的舞姿就似一片飘扬的落叶，她那疏离浅

淡的笑靥连续六个月扼杀了牙膏广告掀起的时尚,被评论家称为“她难以名状的魅力”。她的崇拜者们对此不吝夸张之辞,当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她仙子般的整体气质时,他们相互之间便胳膊乱抡、挤眉弄眼,以倾爱慕之情。现在,她要去美国了,就像所有的好事都通过去了美国一样。伦敦在拥有蕾·马卡伯尔两年后失去她,恐怕会变成一片难以想象的沙漠。就冲着能再见她一面,谁会不乐意练站桩呢?

从五点开始,毛毛细雨就淅淅沥沥地下着,时而一阵凛冽的轻风像一把长长的刷子,饱浸细小的水珠半戏谑地把队列从头至尾刷上一笔。没有人垂头丧气——甚至天气今晚也严肃不起来,它只是津津有味地在他们面前摆上适合于精神食粮的开胃酒。队伍的尽头在波动,老伦敦人在黑暗的街面上靠耍宝逗乐来赚取最大的利润。先是来了一批报童,小个子,一张张面无表情的小瘦脸,一双双机警的眼睛。他们仿若燎原之星火在队伍中忽明忽灭,然后消失隐没,留下一溜叽叽喳喳的谈话声和哗啦哗啦的翻报纸声。接着,来了一个身子比腿长的人,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放下一块破破烂烂的长条地毯,把自己捆成粽子一般,那模样就像一只蜘蛛在没提防的情况下遭到袭击所采取的姿势。他那忧伤的蛙眼在蜿蜒蠕动的人群中逡巡,时不时地朝完全出人意料的地方瞟上一眼,幽微闪烁,以至于最无动于衷的看客也感到气馁不安。这之后,来的是一位用小提琴拉流行曲调的人,他拉得欢快无比,完全没注意他的 E 大调琴弦

降了半音。这时候，一位唱感伤民谣的人和一个小版交响乐队出现了，双方怒目相向地对峙一阵，那位独唱家根据现实占有、胜九败一的原则抢先开腔，如泣如诉地唱起了《因为你来到我身边》，然而，交响乐队的头儿不干了，他把吉他交给一名军官拿着，伸出胳膊肘，举起双手开始干扰那位男高音。男高音想越过对方的脑袋，无视对方的存在，无奈那位音乐家比他高半个头，似乎无处不在，怎么也躲不开。男高音又坚持唱了两句，民谣颤栗地退回到用本色嗓音发出的怨怼声。两分钟后，他一边威胁埋怨地嘀咕着，一边消失在黑巷中。而交响乐队则开始奏起最时兴的舞曲。这似乎比死灰复燃的感伤曲调更合现代人的口味，他们当即把那位不可抗力的受害者抛到脑后，及时随着活泼的节拍旋弄起脚趾头。挨着交响乐团后面的分别是一位耍魔术的，一位旅行传道者，还有一位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的人，此人给自己打上令人叹服的死结，又用令人叹服的方法把自己从结中解脱出来。

这些人依次表演完后一一离去，到别处去继续他们的演出，临行前，每人都沿排队的人群挨个儿走一遍，有气无力但不依不饶地把一只头盔塞进队伍的夹缝，说：“谢谢你！谢谢你！”作为对慷慨解囊的鼓励。一些卖果脯的、卖火柴的、卖玩具的，甚至卖明信片的小贩穿梭其间，算是给节目做一些点缀。人群兴致勃勃地花上一两个子儿，按需取乐。

这时，队伍出现一阵战栗——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只有

一件事会发生。小凳子给挪开了，或收起来放进提袋里，进食不见了，钱包出现了。门开了。饶有兴趣的赌博正式开场。当最精彩的那一刻到来时，他们会赢——也就是赢得座位，还是会输？在队伍的前部，队形没有像在空旷地方那样两个挨两个的整齐划一，开门造成的骚动让这些队伍前部的英格兰人战胜了习惯性的占位本能——我特意说英格兰人，因为苏格兰人没有这本能——队伍夹在售票窗口前毫不松动、气喘吁吁的人群里，在静止之前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推搡和调整，而售票窗口恰好就在正厅后座大门的里面。硬币落在黄铜上发出的丁当哗啦声宣布交易在持续快速地进行，意味着那些幸运儿拿到了去乐园的通行券。排在后面的听到这声音后，不自觉地没命往前挤，前面被挤得喘不过气来的人高声抗议起来，一名警察顺着队伍走过来劝诫：“好啦，好啦，往后站站，时间有的是。你靠挤是进不去的，有的是时间。”不时地，整个队伍摇摇晃晃地向前推进几英寸，那是因为买到票的人三三两两地从队伍中脱离出来，就似珠子从断开的珠串上滚落下来。一个胖女人在包里翻弄，想找出更多的钱，导致整个队伍的进程慢下来。这个傻瓜本可以事先把准确的数额准备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拖大家的后腿。她似乎察觉出别人的敌意，转向她身后的男人，生气地说：

“喂，别推了好不好，就不能在一位女士掏钱包时保持点风度？”

但那个男人没有理会她，他的头低垂在胸前。她那亮晶晶的愤怒目光只能锁牢他的软帽顶部。她轻蔑地哼了一声，干脆转身面向售票处，把找到的钱放下。她这样做的时候，那人慢慢地跪下，后面的人差点跌倒在他身上，他保持了一会儿的跪姿，然后仍旧缓慢地扑倒在地上。

“有人晕倒了！”有人说。没人动弹。如今明哲保身好似变色龙的易变性，已成了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或许有人认识这家伙，但没人过来。一位具备更多社会属性或更自以为是的男人站出来去帮助倒下的人，他正要冲着那软塌塌的一堆弯下腰去，却像被蜇了似的停下，迅速地弹跳回去。一个女人发出三声恐怖的尖叫，原本推搡不停、起伏不定的队伍突然变得凝固不动。

在屋檐下没有灯罩的电灯发出的惨白光线下，一具男人的尸体被本能退开的人群孤零零地撇在那里，纤毫毕现。在他灰色粗花呢大衣的上面，斜斜地插着一个银色的东西，在诡异的灯光下闪烁着邪恶的光芒。

那是一把匕首的刀柄。

“警察！”几乎还未喊出口，在另一头维持秩序的警察就赶来了。刚听到第一声女人的尖叫，他就已经转身。那尖叫只有遇见暴毙这种情况时才听得到。他现在正站立注视着这幅画面，然后蹲下身子，把那死人的头轻轻转向灯光，放开，对售票窗口的人说：

“叫救护车和警察！”

他把一双受惊不小的眼睛转向排队的人群。

“有人认识这位绅士吗？”

可是，没人承认与这个地上的静物相识。

在这个男人身后是一对富足的郊区夫妇。那个女人面无表情，不停地呻吟着：“天哪，吉姆，我们回家吧！”在售票窗口的对面站着那位胖女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事件震住了，戴着黑棉手套的手里攥着票，却没想去找一个座位，尽管她可以长驱直入地走进剧院。消息就像收割完毕的地里的火苗沿着队伍一下蹿到后面——有人被谋杀了！——斜廊里的人群突然开始绝望地骚动起来，因为有人想从这件败兴的事情中退出来，有人想挤上前去看个究竟，有人则愤怒地拼命维护他们站了好几个小时才得到的位置。

“天哪，回家吧，吉姆！回家吧！”

吉姆第一次开口说话。“老婆，恐怕回不去了，这要看警察需不需要我们。”

那个警察听了，说：“没错，你们不能走。你们六人站在原地不动——还有你，太太，”他把那个胖女人也加了进去。“其余的人继续。”他挥手让他们上前，仿佛在指挥交通绕过一辆抛锚的车。

吉姆的妻子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啜泣，胖女人也是怨天尤人的，她是来看戏的，压根不知道这男人是谁。那对郊区夫妇身后的四人也不愿掺和到他们毫不知情的这桩事情中去，何况结果还难以预料呢，他们也拼命强调自己一无

所知。

“也许吧，”警察说，“但你们得到局里去把事情说清楚。没什么可害怕的。”他宽慰地加上一句，但在那种情形中不大有说服力。

队伍继续向前挪动，门房从某处找来一块绿窗帘布，覆在尸体上。硬币的丁当哗啦声机械地响着，仿若那凉薄寡情的雨丝。这些人的困境把门房从朱庇特^①式的沉思中拉出来，兴许也是因为想讨个赏，他答应为这七位社会弃儿保留他们应得的座位。不久，救护车和高桥警察局的警察来了，一位巡官简短地盘问了七位滞留人员，要了姓名、地址，放了他们，但警告他们随时等待被传唤。吉姆把哭个不停的妻子领到出租车旁，其余五人表情严肃，三三两两地坐进门房替他们保留的座位。恰好这时，《你不知道吗？》的晚场拉开了幕布。

① 朱庇特，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第二章 格兰特巡官

巴克警长用精心修剪过指甲的食指摁住桌子下面的象牙电铃按钮不动,直到一位下属出现。

“告诉格兰特巡官,我要见他。”他对下属说。这位下属在大人物面前竭尽想保持一种卑躬屈膝的姿势,可惜这番好意遭到了挫败。刚刚发福的身子不争气,不得不稍稍后仰来维持平衡;鼻子也不争气,那角度看上去简直就是放肆无礼的完美典范。这个下属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失败,退出去传达了旨意,把混乱的记忆埋葬在本属于他工作范畴的文件和纸堆里,也算是埋葬到经典完美的冷漠之中。这时,格兰特巡官走进房间,以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亲切态度问候了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在他出现的时候下意识地有了精气神儿。

说起格兰特,他可比一般的恪守职责的人要强得多,而

且智勇双全,但就是不像一名警官。他个子中等,体型瘦小,此时此刻——我可以说是打扮得衣冠楚楚。当然,你立刻会联想到裁缝那里的人体模型,某种没有个性特征的完美体型。格兰特肯定不属于这一种。你在脑海里构想一个不像裁缝人体模型的“衣服架子”,那就是格兰特。多年来,巴克徒劳地想赶超这位下属的时尚品味,只落得看上去着装过于精致的结果。他看男装眼力太差,就像他看大部分事情眼力都不好一样。他属于埋头苦干型,但他最坏的也莫过于此。假如他开始对某人穷追不舍,那人通常会希望自己没有出生。

他带着一种毫无怨怼的赞美之意打量着下属,欣赏对方那清晨之子的勃勃朝气,他自己因坐骨神经痛大半晚上都未入睡,还得硬着头皮赶来上班。

“高桥倒霉透了,”他说。“高街甚至不惜暗示这是一场阴谋。”

“是吧,有人取笑他们了?”

“那倒没有,只是昨晚的事是这三天在他们区里发生的第五起大事,他们被弄得焦头烂额。他们要我们接手最后一起。”

“哪一起? 剧院排队的那一起吗?”

“是,你负责调查工作。去忙吧。你可以带上威廉,我要巴伯到伯克郡处理纽伯里偷盗案了。当地人因为喊了我们去而特别好奇,巴伯处理这档事儿比威廉强。我想就这

些了。最好现在就去高街。祝你好运。”

半小时后，格兰特已经在向高桥法医了解情况。没错，法医说，凶器是一把薄薄的、极其锋利的匕首。在那人脊柱左侧插进去，力道之大，刀柄把他的衣服压皱成一团，阻止了血流出来。少量流出来的血也只是渗到伤口周围，根本没流到衣服外面。在他看来，那人遇刺有一段时间了——或许十分钟，或许更长——直到他前面的人往前挪他才倒下。在那么拥挤的情况下，他会被托着随人流往前移动，实际上在那紧紧挨在一起的人群里，你就是想倒下都不可能。他认为这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遇到袭击。在这种场合总有人被挤痛的时候，突然遭到不太疼痛的袭击一般不会引起注意。

“行凶的人会是什么样？行凶过程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只是这个男人很强壮，而且是左撇子。”

“不是女人？”

“不是，刺进去的力度超过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力度。你看，没有地方让你往后扬起胳膊助力，匕首是从一个静止的位置往里戳。不可能，只能是男人干的，而且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男人。”

“关于死者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格兰特问道，他愿意就任何问题听听科学意见。

“不多，他保养得不错——应该说不缺钱。”

“聪明吗？”

“是，我该说非常聪明。”

“什么类型？”

“你是指职业吗？”

“不，这个我自己能判断。什么类型的气质，我猜你们是这样说的吧？”

“呃，我知道了。”法医思忖片刻，不确定地抬头看了看对方。“不敢说得十分肯定——你懂吗？”当格兰特表示理解后，法医说：“我会把他看作‘败局已定’的那种类型。”他询问地朝巡官抬了抬眉毛，确定对方理解了他的意思，又补充道：“他脸上带有讲究实际的特征，但一双手是做梦人的手。你自己来看看。”

他们一块儿注视着尸体，这是一位二十九到三十岁的青年，金发，淡褐色眼眸，身材颇长而个子中等。他的手正如法医指出的，修长而没干过体力活儿。“也许站立的时候比较多，”法医瞥了一眼死人的脚说，“走路的时候脚趾头往里拐。”

“你认为袭击他的人懂解剖学吗？”格兰特这样问。这么小的窟窿就能致人死命简直难以置信。

“没达到医生的准确度，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至于说解剖学知识，任何成年后经历过大战的人都了解一些实用的解剖学知识。这次袭击成功可能只是运气好而已——我宁可这么认为。”